

羊倌张阳寿上山记

细雨蒙蒙,上山的路一步一滑,格外难走。过去11年,顶风冒雨,这条通往山上羊圈的路,羊倌张阳寿走了无数遍。

眼前的张阳寿,个头不高、身体结实,走起路来虎虎生风。他不是一个健谈的人,只默默地爬山,似乎完全沉浸在爬山这件事情当中,你不问他,他不说话。

不久前,在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市建南镇红卫村,记者与张阳寿一道踏上了他重复了无数遍的上山旅程。

“我的羊圈就在那上面!”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的土路曲折上行数百米后,他伸出手,指着仿佛在云端的巍巍绝壁说。

记者抬头望去,只见云雾缭绕,双眼仔细搜寻,仍不明他的羊圈究竟在何处。

2011年春节,一次突如其来的脑溢血击倒了常年在外承包建筑劳务的红卫村村民张阳寿。那时,他刚满41岁,年富力强,正雄心勃勃地计划新年大干一场。他在外拼搏20年,从杂工起步,做工10多年才获得劳务承包的机会,谁承想,转眼之间,竟再也无法外出从业。

出院后,张阳寿在屋旁的公路边一遍又一遍来回踱步。“一大家子要生活,坐吃山空,吃老本肯定不行……”他寻思着要干些啥。

他将目光重新投回那片莽莽大山。

“上千亩的林地,荒废了太可惜了!”他想了又想,决定二次创业,向土地要生存,将荒山利用起来,上山养羊。

这个想法得到了村“两委”和承包荒地的村民们的支持。在病情稳定后,张阳寿买来10多头羊,走上了养殖路。羊圈围着岩洞搭建而成,洞中有清泉,长流不断。畜牧部门对张阳寿进行跟踪指导,村里的兽医手把手传授他养殖技术,一两年后他便成了养羊的行家里手。

“你去年卖了多少头羊?收入怎么样?”从土路的一个拐角处爬上一个山丘时,记者问张阳寿。

“我去年宰杀60多头羊卖羊肉,卖活羊10多头,全年的收入在20万元出头,同2021年相比增长了3倍。”走在前面的张阳寿语速加快,声调加重,言语间溢满自豪。

张阳寿一家5口人,有他自己、他老伴、他儿子3个病患,儿子因病失去劳动能力,孙子孙女在上小学,老两口养的这群羊是全家主要的经济来源。

养羊之路并非一帆风顺。2017年,张阳寿的羊群已扩大到300多头的规模,却突发疾病接连不断死亡,仅有几头幸存。遭逢这般的重击,他并没有一蹶不振。张阳寿买来种羊,重新出发。为防止羊群下山吃打过农药的草,他筑

起栅栏,将羊群紧紧围在山上。不过两三年工夫,他的羊群规模又壮大起来了。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当地制约产业发展的一些短板逐步被补齐。2021年10月,国网利川市供电公司往山上架设了一条专用供电线路,羊圈从此通了电,有了电暖。冬天不再挨冻,羊羔成活率显著提高,羊群数量一年之内增长了1.5倍。

穿过山丘尾部稀疏的杂木林,进入浓密的杉树林,上行的小路愈发陡峭崎岖。记者跟在张阳寿身后,踏着长满青苔、被微雨润湿的石块,一步一步徐徐前进,和他的对话也时断时续地展开——

“这么陡的路,卖羊的时候怎么把羊运下来?”

“头数多就牵下来,一两头就捆了背下来。”

“你一年上山多少趟?身体吃得消吗?”

“估计有八九十趟。经常锻炼,身体没问题。算下来,一年至少有260天住在岩洞里,全天候守着羊。上面通了电,吃住都方便。”

半小时过去,行程约半,记者早已汗流浹背、气喘吁吁。穿过密林,乱石堆迎面而来。继续艰难前行一刻钟,终于远远望见绝壁之下,用石头围成的羊圈。

歇息时,记者继续跟张阳寿攀谈——“你准备把羊群发展到多大的规模?”

“我计划发展到400头。”

“你的羊肉基本都卖给了周边的村民,发展到400头,销路有没有问题?”

“销路没问题。现在农村发展了,农民收入提高了,舍得花钱买好东西!”张阳寿郑重地说,只要解决了信息闭塞和渠道不畅问题,农村的好货不愁卖,因为“城里的老百姓和农村的老百姓都需要”。

终于到了,羊圈近在眼前,羊群却看不见。氤氲的雾气中似乎有音乐声传来。仔细一听,原来是羊铃声。一头头羊散布在石山间,悦耳的铃声萦绕在石山间。张阳寿就靠这铃声判断自己的羊身在何处。这铃声,已成为他生活中最美妙的音符。

天色渐暗,羊归圈了,细密的铃声交织成一片,宛如合奏。“目前有120多头大羊,母羊居多,基本都怀了小羊,这个把月是生产高峰期。”张阳寿深情地望着羊群对记者说。

寒冷的石山间,新生命正在孕育,澎湃春潮正在蓄积。记者赶着在天黑之前下山,而张阳寿则一头扎进石山里,去搜寻还未归家的羊。这个命运多舛的农民,仍持续奋战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甘肃开通“一键报贫”防返贫监测系统

记者从甘肃省乡村振兴局了解到,“甘肃一键报贫”系统于20日正式启动,旨在响应困难群众诉求,及时排查返贫致贫风险。

甘肃省乡村振兴局介绍,系统启动后,人均收入低于当地防止返贫监测标准的、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省内农业户籍家庭,可通过手机微信或者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进行自主申报。

提出申请后,村级要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入户核查,采集记录相关信息等工作;对符合纳入条件的申请对象,要在15个工作日内完成村内民主评议和公示、乡镇复核、县级审批等工作。

此外,对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导致出现返贫致贫风险、生活陷入严重困难事实清楚的农业户籍家庭,可通过“绿色通道”先行救助和帮扶,后履行有关程序。

辽上京皇城遗址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2022年6月考古人员在辽上京皇城遗址西南部发现大型建筑基址。

辽上京皇城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2年6月至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组成辽上京考古队,对辽上京皇城遗址西南部大型建筑基址进行了考古发掘。

此次发掘的大型建筑基址位于辽上京皇城遗址南大街的西侧,建筑基址地表保存较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汪盈介绍,根据《辽史》记载,辽上京皇城西南分布孔庙、国子监、寺院、道观等重要辽代早期建筑。此次在辽上京皇城遗址西南部发现的建筑基址规模庞大,台基规模和开间尺度,均超过此前发掘所见的宫殿建筑,说明这座南向建筑从辽代始建开始,是都城内地地位显赫的皇家建置。

据了解,此大型建筑基址出土遗物主要有建筑构件、陶瓷器、泥塑、铜钱等,出土的遗物具有明确的地层叠压关系。

此大型建筑朝向在辽金两代均为南向,院落的轴线方向、位置和整体规模、布局在辽金两代沿用未变。汪盈说,这是考古人员首次在辽上京皇城遗址内确认辽代始建南向大型建筑,增进了对辽上京皇城遗址布局和沿革的认识。

此外,考古人员发掘确认了这座大型建筑三次营建保存下来的夯土台基、柱网结构和相应的地面关系。这见证了这座大型建筑在辽金两代沿用和改建的史实,增进了对辽金时期建筑基址形制结构和营造做法的认识。考古人员认为,三次营建的建筑规模、殿身形制结构和夯土基址做法均有所不同,体现了建筑时代和等级的变化。



成群蒙古野驴现身乌拉特草原。

成群蒙古野驴现身内蒙古乌拉特草原

记者从内蒙古乌拉特后旗林草局获悉,近期,8只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蒙古野驴现身乌拉特草原,这是最近几年来当地首次发现成群的蒙古野驴。当地林草部门工作人员和牧民及时帮助它们觅食、饮水,让它们自由自在地生活。

乌拉特梭梭林—蒙古野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地处中蒙边界,总面积68000公顷,是我国天然梭梭林、蒙古野驴分布的重要地区。蒙古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生活在内蒙古北部、中蒙边境地区等地,有集群活动的习性。

最近一个时期,工作人员在保护区内日常巡查时发现8只蒙古野驴在

草地上悠闲觅食。随后,工作人员和当地牧民通过喂食等方式引导它们到更适合觅食、饮水的草场活动。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些蒙古野驴结伴而行,一边追逐一边觅食,还不时警觉观察周围环境,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就会加速奔跑。当地牧民巴图说:“最近几天,我们每天都能看到这些蒙古野驴出来吃草,这在过去比较少见。我们都是远距离观察、投喂干草,防止它们受到惊吓。”

据乌拉特后旗林草局局长苏俊介绍,成群蒙古野驴的出现,与草原生态持续改善、牧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不断增强密不可分,意味着乌拉特草原生态保护初见成效。现在,他们已在

保护区内设立5处野生动物固定饮水点和饲草料投喂点,选派专人定期供水、补充草料,有效避免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因无法取食、饮水而导致死亡现象的发生。

苏俊说,工作人员正对蒙古野驴加强观察,加大巡查巡护力度,坚决制止人为干扰活动,严防不法分子非法捕猎行为。他们将进一步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争取让更多的蒙古野驴和其他野生动物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

目前,该保护区已建成野生动物管理站、救护站等基础设施,开设4条野生动物迁徙绿色通道,可为中蒙边境地区的蒙古野驴等野生动物提供更为广阔的觅食、活动场所。

山东宁阳:专家“把脉开方”保春耕

“王站长,麦子苗势有点弱,咱现在该怎么管理?”山东省宁阳县的种粮大户李国贞正给宁阳县土肥站站长王祥峰打电话,对自家麦田苗情线上“求医”。

近日,宁阳县农业部门组织13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到田间地头,根据小麦苗情与麦田基础设施情况,从小麦早春镇压、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冻害预防等多方面为群众讲解春季麦田管理技术要点,解答关于小麦管理的问题。

在一次农业部门组织的农技推广讲座中,李国贞存了王祥峰联系方式。遇到棘手的问题,王站长总能为他答疑解惑。

去年,因家中事务耽搁,李国贞的冬小麦较往年延迟半个月才下播,自

家小麦的苗情让他颇感焦灼。电话“求医”后,王祥峰和李国贞约定第二天见面。

第二天一早,王祥峰赶到李国贞的麦田,仔细查看小麦叶片、根系和苗势墒情后,给出了建议。“问题不大,只是叶片有些发黄,小麦根系和分蘖节没有受损。浇返青水时配上液态速效氮肥,能增加分蘖,促弱转壮。”王祥峰说。

短短几句话让李国贞心中的大石头落了地。“有了专家指导,加上科学种植,今年肯定能有个好收成。”他高兴地说。

作为产粮大县,宁阳县全县粮食种植面积达128万亩,粮食产量在12亿斤以上。

除了专家指导,去年10月,李国贞还在自家亩承包地里尝试“减垄增

地”模式:去掉传统的“垄墙”,地里使用高秆智能水肥一体化喷灌设备。只需使用手机或控制室终端远程操控,高秆智能喷灌喷枪便会均匀地对麦田进行喷洒水。

“‘减垄增地’模式可以实现‘四减’和‘四增’,即减灌溉水、减肥料、减农药、减人工成本,增种植面积、增作业效率、增粮食产量、增粮食品质。”王祥峰介绍,今年春耕,宁阳县针对推广户使用高效灌溉设备的情况,逐户进行指导服务。

宁阳县农业农村局局长侯典辰介绍,去年宁阳县整合涉农资金近500万元,对参与“减垄增地”改造的种粮户采取先建后补的方式进行奖补扶持。目前,全县“减垄增地”耕地面积达到6.8万亩。

天文科普专家介绍,2月22日傍晚,西南方低空将上演“浪漫一幕”——明亮的金星与极细的月牙近距离相伴,赏心悦目,煞是好景。

金星伴月是最好看的“星月童话”,这是因为通常情况下,金星和月亮是夜空中最亮的两个天体,且二者相伴时,月相一定是如钩般的蛾眉月或残月。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文科普专家修立鹏介绍,同水星一样,金星也是内行星,它的绕日公转轨道位于地球绕日公转轨道以内,有时作为“晨星”出现,有时又变为“昏星”出现。简单来说,人们几乎只能在凌晨或傍晚这两个时间段用肉眼看到金星。

由于金星总在太阳附近出现,所以每到农历月末月初的日出日落时,经常会出现金星伴月的景观,这也是很多天文和摄影爱好者追逐的目标。2月的金星仍为“昏星”,于日落出现在西方天空,所以月亮只能在傍晚与它“邂逅”。

金星伴月虽不算是什么罕见天象,但考虑到发生时间、星月距离、天气状况等诸多因素,并不是每次出现都适合观赏和拍照。

这次的金星伴月观测条件很好。22日,恰逢农历二月初三,日落前一弯极细的月牙镶嵌在天幕上,散发着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芒。金星与月亮相距2度左右,相当于4个满月视直径般大小。金星亮度为-3.9等,犹如一颗耀眼的钻石。金星落下前的可观时间有1个多小时。此时夜空中第三亮的天体——木星就在距离它们大约8度处,亮度-2.1等,也非常显眼。两颗亮星一近一远“护航”在“月亮船”旁边,让这幅浪漫的画面更具观赏性。

“届时只要天气晴好,我国感兴趣的公众只需寻找适合的地景,凭借肉眼就能欣赏到这幕‘星月童话’,以及‘新月抱旧月’(又称地照,指由于地球表面将太阳光反射至月球暗面,在月牙的怀抱中,整个月面隐约可见)现象。”修立鹏说。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163个新物种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加快推进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专家创新大讲堂2月19日至20日在京举行。记者从活动中了解到,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成果丰硕,初步统计发现新物种163个,为现代中药的创新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中药材是中医药事业传承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战略性资源。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副局长、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在大讲堂做特邀报告时表示,2011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产出一系列成果。

据介绍,基于普查获取的实物和数据资料,科研人员发现了一批新物种和新药源,并对祖国的传统医药有了新的认识,在传承古代本草精华的基础上有了创新性应用和发展。例如,普查期间在西藏发现了苦枸杞,而现在食用的枸杞大多味甜,研究发现其性味经历了由苦、微寒逐渐演变为甘平的变迁。

同时,科研人员针对省域、县域、大河大川等范围的中药资源进行专题研究,形成一批特色成果。黄璐琦举例说,《新资源的发现及功效研究》中对普查中发现的79个新物种的研究显示,60%的新物种具有潜在药用价值;由多位植物学专家和药学家参与筛选汇集而成的《中国药用植物红皮书》收录我国464种濒危药用植物,对其中151个代表种进行了科学和系统描述,并提出了保护建议。

在摸清我国中药资源家底基础上,普查还推动了构建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体系、中药材种子种苗繁育基地和种质资源库建设。

据悉,本次大讲堂活动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中国中医科学院承办。来自中医药领域的院士、国医大师、全国名中医、岐黄学者等代表进行了学术交流,共4万余人以线下和线上方式参会。